

# 狗年说狗



本版剪纸作品 青州市庙子小学师生集体创作

活中,狗又以机智俏皮的表演给人们带来无穷的快乐。人类探索地球外层空间之初,也是由小狗率先升空,帮助人类拉开宇宙航行的序幕。80年代末墨西哥大地震时,成群的猎犬,在废墟里嗅寻营救大批幸存者。为此,劫后余生的人们满怀感激之情,在墨西哥城中为狗树起纪念碑。

三国时,襄阳人李信纯家养一犬名黑龙。一日,李于城外饮酒大醉,归家不

及卧于草中。时遇太守出猎见草深派人纵火烧之。信纯卧处北有一溪,相去三五十步,黑龙就奔往水中,湿身返回把主人周边弄湿,李幸免于难,狗却因奔波困乏而死。李醒来见犬死而且浑身水湿,惊讶之间又看到身边火烧的痕迹,方知义犬救主。李信纯恸哭失声,太守为之恻然,下令用棺槨衣衾厚葬,立义犬冢。

狗被公认是聪明的动物,西晋文学

家陆机有一犬名黄耳,黠慧能解人语。陆机在京城洛阳做官带走了黄耳,因久无家信,陆机就戏问黄耳能否传信,并作书放入竹筒,系于狗颈,遣狗返家。狗沿驿道奔驰,饥时自己捕食猎物,遇水则向行人摇尾乞怜,搭船而渡,历尽千辛万苦,终于返回吴县陆家(今上海松江一带),以竹筒示家人。

家人看过信后,狗又作声似有所求,家人作答书放入竹筒,狗又奔返洛阳。古时交通不便,自洛至吴,人需50余天,而狗往返才半个月。此后,陆家对黄耳更加宠爱。黄耳死后,陆家厚葬之,并立黄耳冢。

义犬救主或为主复仇的故事,古今中外佳话不绝。契诃夫、杰克·伦敦都曾不惜重墨为人类无言的朋友写真立传。中国著名画家韩美林逃过十年文革劫难,重新拿起画笔创作的第一幅画,就是《患难小友》,纪念在苦难中和自己相依为命,为保护自己而惨死的小狗。画面上那只通灵性的小动物身上,凝聚着画家十年的辛酸和悲愤,也折射着人与动物间真挚情感的光辉。

肖文

## “大路”回家

□杨任

喵喵这家伙又跑了!中午回家遛了一趟狗,进楼门见大厅里没人,我鬼使神差地把狗链子解开了,没想到就在电梯门开启的一刹那,喵喵扭头就跑。我急忙追出去,它已经逃之夭夭。良在电话里安慰我说,没事,等你下班它肯定在楼下等你呢。

喵喵是我们收养的第二条狗,貌似是比格鲁和某种小型犬的“串儿”。来我家之前,它整天在草丛里玩,有时还满大街跑。它刚出生就被开烟店的老头儿领养,给他的小孙子当玩具,孙子回老家上学,把小狗留给了老头儿。夜里主人不让他进屋,它站在门口哼哼一阵儿,回头就在草丛里刨个窝睡觉。烟店旁边是烤鱼店,吃饭的人从锅里随便夹块东西就扔给它,掉在地上的饭菜更是它的美味。因为乱吃东西,喵喵发育得非常糟糕,长了两条罗圈腿,牙齿稀疏,咬不住东西。

我们每天路过烟店,眼看一身白毛憨头憨脑的喵喵就这样一天天长大,良动了恻隐之心。然而,那时我们已经收养了一条小流浪狗,取名嘎嘎。我们租住在小小的一居室里,实在没有多余的空间再养一只宠物,只好把同情心控制在碰到喵喵时停下来逗逗它的状态。直到偶然听人说,烟店老头儿想把它送走,良有点沉不住气了。于是,有一天中午,我找到那个老头,花了150元把喵喵抱回家。

喵喵来到我们家时有四五个月大了,它很快融入了我们的生活,和嘎嘎也成了好朋友。带它路过烟店,它从来没有停过,对过去的主人一点也不留恋。不过,它毕竟是在草丛里长大的,对户外的青草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,它享受在

家被人宠爱的感觉,也热爱那承载了它童年欢乐的草地。据说狗的鼻子能闻到上百种不同的气味,窗外的风送来草地的气息,鼓舞着它对自由的向往,散步时它本能地扯着链子,要跑到路边的草丛里去。站在草地上,如果有风吹过来,它就耸起鼻子,嗅嗅嗅,像要把风里传播的信息全都吸进去。看它如此痴心,我总是于心不忍,只好解开它的链子,让它和嘎嘎在草地上嬉戏。然而,它时常得意忘形,在我眼皮下面嬉闹一阵后,突然撒腿就跑,一眨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喵喵在外面玩够了,就会沾着一身泥巴回家,到家后先喝半盆水,然后倒头就睡。每次它逃跑,任你跑断腿喊破喉咙,也找不到它。刚开始,它跑了我们还去找,后来见它每次逃跑都会回家,也就放松了戒备。良总是批评我不该解了它的链子,我也深知这样做是不对的,但是喵喵实在是一条特别的狗,我只能这样搪塞良。

然而,那天下午喵喵并没有回家。下班后,我在小区里又找了一个遍,一无所获。晚上我们到物业监控室,在那里翻了很长时间的录像,终于看到一个镜头:喵喵像一个个白色的魅影,从小区的后门蹿出去了。

喵喵失踪的那天,刚过元旦不久。我们曾经推算它是4月出生的,它陪伴了我们两年半的时间,在快满三岁的时候竟然不辞而别了。

之后的每天我们都在找喵喵。晚上,顶着寒风,良一遍一遍地叫着它的名字,喵喵,喵喵,我听得心里那个难受啊。然而,几乎各个角落都找遍了,还是没有它的下落。

双鱼座的良有无穷的爱心。喵喵刚

来我们家,身上有跳蚤,她坚持用药给治好了。接着,喵喵开始闹皮肤病,肚皮上大片大片的烂疮,她不嫌脏,每天按时给它清理上药。直到后来做了绝育手术,那病才彻底根治。

喵喵不在的日子,家里真的很安静,快递敲门不再听到它的叫声,吃饭的时候,也少了一个期盼的眼神望着你。因为喵喵不在的缘故,嘎嘎似乎也揣了心事,没有以前那么活泼了。工作很累,照顾孩子很累,生活一如既往地辛苦,但没有喵喵,生活似乎真少了点什么。

折腾了近一个月,我们渐渐冷静下来。可能喵喵真的不会回来了,我们转而为她祈祷,希望有人能把它捡回去,给她一个好的归宿。

一天中午,有人敲门。良打开门,门外站着一位陌生的大姐。良正纳闷,突然感觉脚下有个东西使劲蹭着往里屋钻,她低头一看,尖叫起来:“是喵喵,竟然是喵喵!”它急切而贪婪地嗅着从门口涌出的家的气味,听到良叫它的名字,它的目光仿佛一下变亮了,咧开大嘴,剧烈地摇着尾巴。

“看来大路终于找到家啦!”大姐开心地说。

原来,那天喵喵跑到了大路上。莲石路车来车往,喵喵想穿过马路,结果被车撞了。大姐发现它的时候,它正在路中间挣扎。好心的大姐生怕它再被车撞了,急忙冲到路中间把它救起。大姐家住门头沟,因为有事急着回家,就把它带到了门头沟。大姐喜欢动物,家里有猫有狗。她找了一家宠物医院,把喵喵的腿给接上,还打了石膏。看它蛮可爱,大姐准备收养它。因此,从那天起,喵喵有了一个新名字:大路。

可是,大路不答应啊。自从它能挣扎着站起来,它就不配合了。不好好吃饭,不安心睡觉。没完没了地叫,一次又一次地想破门而出。大路明显比刚来的时候瘦了,它这样折腾下去可不行。大路脖子上套着项圈,又做了绝育。有人提醒她,大路一定是有主的狗,它想回家。可是,大路的家在哪里呢?

大姐开着车,又回到捡大路的地方,她本来希望可以问问附近的人,或许这样可以找到大路的家。车开到出事的地方,她把大路抱下车,还没来得及打听,大路撒腿就跑。大姐只好跟在后面追。

穿过地下通道,又过了一条马路,大路进了胡同,头也不回,跛着腿只顾往前跑。所幸它腿脚不灵便,要不大姐也追不上它了。在胡同的尽头又是一个地下通道,出了通道,往左接着跑,没几步,进了一个小门,大路停下来,犹豫了一下,转身上右边一栋楼的台阶。门锁着。大姐也跟它上了台阶。看来,大路对小区很熟悉。

正好有人出门,大路顺势钻了进去,径直跑向楼梯。它喘着粗气,猛嗅地面,不顾大姐呼叫,一层一层地往上爬,一直爬到11层才停下来。找到一家门口,它停下来使劲儿嗅。“大路,难道这就是你的家?”于是,大姐敲响了这个家的门。

门开了,大路回家了……

大路回家的那天正好是年三十。良的手机里存着大姐的号码,姓名是“大路妈”,每逢过年,她们都要互致问候。今年,大路,不,我们的喵喵已经7岁了。不过,对“大路”这个名字,它似乎已经忘了,你叫它“大路”,它可不会摇尾巴——或者,它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被称作“大路”。

